



● 贺
慈
航
长

玫瑰谷



社

● 贺慈航

玫瑰谷

玫瑰谷

贺慈航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55 000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 000

ISBN 7—5354—0238—0

I·204 定价：2.90元

内容提要

玫瑰谷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陷阱？

他怀着发财的梦想前往南方那座都市做生意，然而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高手云集，既有一夜成功的机遇，也有动步落阱的风险。接二连三的败绩加上黑衣女郎以美色相勾引，使他不知不觉自投罗网！他被骗了……

他囊空如洗之后，也开始疯狂地行骗。他装扮华侨、倒卖外汇、兜售劣货、假冒商标，同样用美人计弄得别人家破人亡……真是一方水养一方人，一方天地笼罩一方精灵，他很快成了百万富翁！

在他春风得意之际，有两个女人象守门员一样站到了他的面前，都希望自己的对手“进球”！所不同的是，一个想以真诚的爱来弥补沉沦的悔恨，另一个想以处女之血，去温暖那颗冷酷的心！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最后，他对一位少妇献上万缕柔情，对一位少女却又百般蹂躏……

他是魔鬼？还是天使？传奇的经历。缠绵的爱情。艳遇的快乐。迷人的陷阱。您将从一个普普通通个体户发迹的血泪中，看到当代青年不同的价值追求。

第一章

一

高原认识细妹是从笑声开始的，也就是说细妹最初留给他的印象不是那勾魂的眼睛高耸的乳峰以及圆滚滚的大腿之类，而是不见其人先闻其声。

在这趟南下的列车上，那高频率的浪笑声夹杂着男女牌友们的打情骂俏、下流猥亵之语，不时从隔壁包厢阵阵飘来，几乎掩盖了隆隆的车轮声。当然这强烈的声响效果包含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因素，因为一个妙龄姑娘的笑声最能刺激人们的听觉神经，最能产生种种妙不可言的联想。对他来说，倒没有产生什么性方面的胡思乱想，只滋生了一种莫名的厌恶情绪。也许他从嗲声浪气的笑语中发现细妹是昭陵人，难免不为这位女同乡的放浪形骸而感到羞愧。

对于昭陵古城的女子，他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心目中却有与细妹比较的对象。他自然地想起了奚兰，想起了那带有淡淡忧郁的笑靥，浅浅的酒窝，微露的细齿……他感到心在隐隐作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晦暗的夜晚。他野狗似的在那座青砖楼房前游荡，楼上窗口的灯光随着最后一丝残存的希望熄灭……

身旁的胖旅客在打着猪一样的呼噜。

刚一上车，这位持有上铺票的肥佬为了能在高原的下铺展开自己的活动而发动了微笑攻势，问候、递烟、寒暄、打开水……极尽殷勤之能事。他在讨厌肥佬的同时，不得不钦佩他宾至如归的主人风度。

肥佬在下铺占领有利的地势之后，首先打开了食品袋。他变戏法似的掏出了卤菜、花生米、牛肉干、一小瓶五加白、半只道口烧鸡……把整个茶几挤得水泄不通。他撕下一只鸡腿大嚼了一阵，然后眯缝着眼咂了一口酒，油渍渍的嘴里顿时发出惬意的哼哼声。

高原对这种吃相饶有兴趣，这使他想起了咪西咪西的太君，也许这位太君就叫松井或龟田什么的。这的确是那些破电影中常见的镜头。

酒宴完毕，水果上席。肥佬又是桔子又是梨，在桌面上留下了一大堆果皮。最后的保留节目是一只特大号的茶缸和茶缸里的茶水。他叼着烟没完没了地抽，舒心坦意地剔着每一条牙缝；然后他动手抓搔架在铺上的臭脚丫，再轮番地挖掘鼻孔，掏出鼻屎放到眼前瞧瞧，用拇指和食指搓搓……高原感到一阵恶心，早餐的面条在胃囊里翻腾起来。阿弥陀佛！幸好肥佬没有将鼻屎揩在床单上，只是用指甲轻轻一弹，鼻屎也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就在这频繁的活动，中，肥佬的领土在逐渐扩展，最后索性双腿朝高原身后一插，心安理得地进入了梦乡。

这步步为营扩充地盘的战略战术，也就大体上决定了肥佬的身份和资历。背对着这位常年满天飞的采购油子，高原委实自叹弗如。不过，当那高低起伏的鼾声象铁匠的风箱拉响后，他准备略施计谋来一场小小的恶作剧，

给肥佬一点辣味尝尝。因为烦人的鼾声使他想起了可恶的翻砂工，至于翻砂工是何许人他自己心里清楚。

由于运行的列车不时有什么临时停车的机会，也就给高原提供了作案的条件。他借助急刹车的惯性力量顺势把手往肥佬肚子上一撑。肥佬杀猪般地嚎了一声，从铺上一弹而起，幸亏没能把直肠里的粪便挤压出来。高原一边咒骂司机的无能一边带着胜利的微笑表示道歉。肥佬却一边揉着下腹一边忧怨地打量着对手。大概他认为自己不是对手的对手，只好在众人的哄笑中悻悻地朝上铺爬去。

不一会儿，鼾声依然如雷。

列车开动不久，突然又从隔壁传来了细妹的尖叫声。叫声惊天动地，要不是青天白日，要不是在共和国人满为患的列车上，简直让人怀疑有登徒子将她扑倒在地要干什么无礼之事。其实问题的起因微不足道，仅仅是她发现了一位不忠实的牌友偷了一张牌。接下去的内容更加热闹非凡，众牌友群起而攻之，嬉笑怒骂溢满了整个车厢。其中又数细妹的骂声最响，笑声最亮，她为自己的不朽功勋兴奋得象一只下蛋的母鸡。

高原厌恶透顶地想，一张破牌值得如此这般大惊小怪么？无非是借此卖弄风骚，发泄情欲……倘若这位昭陵女郎是他的妹妹，他说不定给她一记比笑声更响亮的耳光，或者干脆把她丢到窗外去最省事。在厌恶之余，他倒想见识一下这位出类拔萃的昭陵女杰。他佯装无意地挪到车窗旁的活动凳上坐下，在他乜斜的目光下，三个年龄不等的男士围着一位女郎在进行一种产生于大跃进年代的玩牌方式。有趣的不是这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方式，也不是众

星捧月争献殷勤的场面，而是男士们的脸上均白须飘扬，贴满了长短不一大小不等的纸条。那位女郎的面孔上也战果辉煌，在男士们为纸条感到难堪的同时，她却照样顾盼生姿，巧笑倩兮。尽管那张脸孔不算怎么漂亮，笑起来却不乏动人之处，尤其是那一对流光溢彩的眸子颇具勾魂摄魄的魔力；那稍稍发胖的身躯也绝不是时装模特儿 的材料，但正因为胖才显得丰腴，显得富有弹性和性感……就在这种偷窥中，高原的厌恶感在逐渐消散。看来，在任何险恶的情况下都不能低估一个漂亮女子的能量，要不怎会有女人亡国之说呢？从总统到贫民，从英雄到王八蛋，面对美人的心态只能是大同小异。谬论乎？

对这种无礼窥视，细妹似乎有所觉察。她把裙子朝下拉了拉遮住裸露的大腿，随即愠怒地朝高原望去；但那愠怒的目光很快被秋波所代替，嘴角漾起了一丝甜甜的笑容……他没有浑身发酥的感觉，倒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迅速移开了视线。在情绪稍稍地平静之后，他又猜测这位女同乡的来龙去脉。也是的，对一个毫无缘份的女子想入非非，着实有些可悲可鄙，这决不是他的性格所为。

真的毫无缘份么？有一句俗不可耐的俗语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你仔细想一想，也许他们的缘份还不浅呢！

至于后来细妹与她的牌友们又怎样闹腾了一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闹腾之后全上餐车去了，留下细妹独个儿看守行李。趁这无人之机，高原完全可以凭借眼神来引诱对方，可惜他心境欠佳，对这种男女勾当缺乏太浓的

兴趣，何况他在女人面前常有几分高傲的表现，刚才的偷看仅仅是一次失误。在目不斜视的情况下，他倒是凭第六感官或什么特异功能的作用，似乎觉察到细妹在注视他。

此刻，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着他，逆光而坐的身躯显得分外强健，颇有力度。光线掠过他宽阔的额头和笔直的鼻梁，在明暗的对比中，轮廓清晰的五官显得更加分明。假如细妹是一位雕塑大师，准会为眼前理想的模特儿激动起来。可惜她追求的不是这种艺术效果，而是在满足一种不可言喻的生理需求。

高原对这种异性的关注有些坐立不安。这时候有一位乘务员走来，他为解脱窘境随意地问了一句。也不知是乘务小姐的服务态度有限还是听觉神经出了毛病，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就匆匆地过去了。她走了倒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细妹从他昭陵式的普通话中听出了乡音的余韵，顿时大喜过望：“喂，你是昭陵人？”

高原不得不矫正视线，矜持地点点头。

“过来坐坐吧，老乡。”

也许“老乡”这混帐的称呼叫得太亲昵，使他感到头皮有些发麻。他并非那种见了女人就脸红的裤包佬，犹豫的原因是考虑这种会晤有否实质意义。

他终究还是过去了，带着惯有的冷漠和傲气与她相对而坐。细妹从桌上拿起一盒555烟，抽一支递给他。

他接过烟叼在嘴上：“你会抽烟？”

她笑着摇摇头：“这是他们的烟。”

“他们也是昭陵的么？”

“不，车上认识的。”

他想把烟退回去，细妹用手一挡：“不抽白不抽。你不好意思，我陪你吹一支吧！”

“你最好别抽，一抽准象电影里的女特务。”

“咯咯，我倒想学一学女特务的派头。”

细妹笑得很开心，只是没有打牌时那样笑得放肆。双方的陌生感在笑声中也就消失了。

细妹问：“你在哪儿下车？”

“终点。”

“我也是。”细妹看看表，“待会他们来了，我们一起上餐车吧！”

“不敢奉陪。”

“为什么？”

“因为男人同女人在一起，总是男人掏腰包。”

细妹笑得更开心，耳坠直摇晃……

一位牌友揩着油嘴兴冲冲归来，对细妹谄媚地笑笑：“我吃过了，你快去，他们在等你。”

“谢谢，我还有客。”细妹侧首对高原丢了个眼色，“我们走吧！”

高原只好身不由己地跟着细妹走了，那位牌友醋意大发地瞪了他一眼。

一进餐车，另外两位翘首在望的牌友朝细妹纷纷招手。细妹对他们摆摆手，和高原在餐车的另一头找座位坐下。

“你还是去吧，别扫了他们的酒兴。”

“我不是给他们助兴的。”

“他们也许是一片好心。”

“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好心。”

“你们刚才不是玩得很开心么？”

“玩牌归玩牌，大家都处在机会均等的地位，请客吃饭就另当别论了。你想想，他们让你占便宜，还不是想占你的便宜么？”

“想不到你还是位哲学家。请问我们这一顿，又是谁占谁的便宜呢？”

“我看你有点讨厌！”

“我的吃相更讨厌，等着瞧吧！”

大概为了与牌友的桌面抗衡，细妹把所有的炒菜都点遍，啤酒管够。高原毫不客气地端过酒瓶灌了一口，细妹惊呼起来：“你怎么不讲卫生？！”

“这样好，男女的唾液掺合在一起，能杀菌。”

“去你的！”细妹也嬉笑着端起酒瓶灌了一口，“这啤酒味道不正。”

“有假？”

“也许掺了氨水。”

“氨水好，说不定他妈的能防癌。”

“咯咯，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钱是真的。”

“钱也真不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假银元叮咣响，假港币满天飞。”

高原很响地啃着一块排骨：“你常上那儿？”

细妹点点头：“看得出来，我们是同行，你是第一次吧？”

“你凭什么这样武断？”

“凭直觉，对么？现在许多人都到南边来淘金，倾家荡产的也不少。那儿的钱是不好赚的，说不定你也会上当受骗。”

“我从来只会骗人，不会被骗。”

“别吹牛，到时跳海可没人来救。”

“你为何没跳海？”

“我有护身符。”

高原皱了皱眉：“我觉得这菜里有一只苍蝇。”

“别糟蹋人，我从来不干那种事。”

“那你有什么护身符？”

“无可奉告。”

劣质啤酒喝得快露底儿了，他们的话却越谈越不投机。高原眯缝着眼，似乎想从那娇嗔的脸上揣摸出她心里的秘密。细妹用筷子在碟子里扒拉着，东挑西拣，老半天还没有选到一块适合她胃口的东西。她瞟了一眼高原，冷冷地说：“我想，你首先面临的危险是老三，这车上至少有一打，你得提防点。”

这种提醒反而引起了他的警惕，怀疑这位同乡是投石探路。人心隔肚皮，谁能担保她不是一位超级老三呢？再说，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用得着一个弱女子来关照么？不说这种关照别有用心，至少是一种耻辱。他淡淡地一笑：“放心吧！我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一副白吃白喝的下水，说不准我也得靠干老三的行当糊口。”

“悉听尊便！”细妹气恼地把筷子一放，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倒进喉咙里，“好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快到站了，我该去收拾收拾。”

细妹起身欲走，又停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丢在桌上：“这上面有我到站后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有事可以来找我！”说完，细妹转身走了。

他冷漠地抓过名片一瞧，脸上顿时浮起了轻蔑的表情，因为那上面有“昭陵市大华贸易公司业务员 陈细妹”等字样。其实，这种表情的出现与陈细妹本人的关系不大，他想到的是当今他妈的公司多如牛毛，也想到不会比那年月他妈的司令部少。司令部换成公司，司令换成经理，也许终究是一种进步。他总算没有把名片丢到窗外去，不经意地塞进了口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想想这句浸透了孔孟之道的警世恒言，他不知自己有朝一日是否会去害人，但目前防患于未然倒是十分必要的。他只要稍稍一运气，肚皮就能触到腰带上那硬硬的东西，那富人见了心花怒放穷人见了泪眼汪汪的东西！

他的谨慎是否有些过分呢？

二

也许不算过分。

二百张拾元大钞对一位暴发户来说，只是拔根毫毛罢了。但对高原来讲，每一张钞票都浸染着酸甜苦辣，维系着他的希望和勃勃野心。

一切都是从那个满脸猪毛的翻砂工开始的。

在古城的下河沿，有一条鸡肠子似的小街，其实不能算街，只是一条小巷，却偏有一个街的名称——下河街。

不明年代的木板房沿河而筑，腐朽污黑，均已歪歪斜斜，以致你走进去倒认为房子是正的而街是倾斜的。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建筑，各种木撑应运而生，有些木撑甚至横过街面，象什么检查站的拦木为小街平添了不少路障。不管你相信与否，这其貌不扬的丑八怪还堂而皇之地上过银幕。在拍电影之前，好心的居委会主任为了不使下河街太丢格，曾要求各户把撑木暂时拆掉，把房子修补粉刷一番。后来幸亏导演发现制止，否则下河街将失去上电影的机会。

自古以来，皇帝坐金銮殿，贱民住茅草棚。至于龟缩在破木板房里的居民身份就不言而喻了，如果你要说这儿是下九流麇集的场所也未尝不可。拾破烂的，挑水卖的，打豆腐的，卖烤红薯的，做鸡毛掸子的……其中以小商小贩为最多。耳濡目染，这块领地的市民们从小就对钱有着浓厚的兴趣，懂得一个钢蹦儿能换一小块糖这简单而复杂的道理。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挣些小钱，想发大财又怕蹲班房。当多变的政策终于变得灵活起来之后，这些对钞票特别敏感的人们突然疯了，发财的欲望随着干瘪的腰包越涨越大，象吹足气的猪尿泡一样。打豆腐的开办餐馆，拾破烂的成立公司，做鸡毛掸子的专营鸭绒生意……他们在古城率先发达起来。斜斜歪歪的木屋之列，开始出现了新建的钢筋水泥建筑。铃木、本田和雅马哈玩杂耍似的在撑木如林的小巷穿行。即便是那些风光依旧的破木屋内，你走进去也不难发现彩电冰箱之类，在光线晦暗布满灰尘的房子里闪烁着现代化的光泽。也就是这些古老与现代、贫穷与富足、落后与时髦给下河街抹上

了一层光怪陆离的色彩。

说来道去，这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与高原并无直接关系，有直接关系的还是那个翻砂工。翻砂工这称呼并无任何鄙视的含意，完全是因为高原从来不承认他是自己的继父，客气一点称呼“你”，愤怒时叫“你这老杂种”。

翻砂工力大如牛。不过他的酒量也大，钵子大的拳头蒲扇大的巴掌揍起人来蛮够份量。自从高原随着病恹恹的母亲和瘦猫似的二毛嫁过来之后，母子三人没少领教过这拳头和巴掌的力量。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月里，翻砂工与下河街那些资本主义的尾巴比起来算是颇有身份的人物，何况他还威风凛凛地当过一阵儿工宣队员。因而全街的老少爷们，包括有土地菩萨之称的居委会主任见了他都要敬畏三分，免不了点头哈腰地表示一番。在下河街的人们为钞票干些小小勾当的时候，这位工人阶级却视钱财如粪土；尽管他后来因酗酒打了工宣队的头儿被免了资格，但工人阶级的本色并没有褪掉。

翻砂工每天在厂里泡了八小时之后，从没有想到去挣什么外快，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抱着酒壶蹲在门前的街沿上，以藐视一切的神态注视着小街的芸芸众生为生活而奔波，来去匆匆。当烈性的烧酒开始在他的血管里沸腾的时候，正是高原背着书包归来之际。望着那从来不叫他爸爸的小杂种，酒精燃烧起来的火焰就从他的七个窟窿里冒出了青烟。于是他开始骂骂咧咧，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进行指责。倘若高原稍有不满意的表示，那硕大的巴掌就会横扫过来，足可以让他连翻几个跟斗不落地。在这块横然大物面前，年幼的高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唯有护住脑袋替他抵挡。

承受。每逢此时，最可怜的还是那不谙世事的二毛，躲在桌子下瑟瑟抖动着瘦弱的身子，连大气都不敢出。

翻砂工的酒疯发够后，接下去是睡觉，是让鼾声把木板房彻夜震响。

对不能忍受的皮肉之苦，高原不管怎样还是忍受了。他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翻砂工对母亲野兽般的摧残。

根据热胀冷缩的自然规律，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夜实在不是造爱的时候。由于酒精在血管里作祟，翻砂工要强行对妻子施暴。无奈木板墙的隔音条件又极差，睡在外屋的高原清楚地听到母亲苦苦的哀求声。问题不是他母亲不尽妻子的义务，而是那风湿性心脏病又犯了。被酒精和欲火烧得难受的翻砂工怎么也不能体谅病人的苦楚，高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那并不怎样坚实的小拳头愤怒地擂响了板壁：“你出来！你这个老畜牲给我滚出来！”

翻砂工听后火冒三丈，赤身裸体从里屋冲将出来：“小杂种，你是骨头发痒了！我用钱养着你娘儿仨为哪桩？！就是为的×你妈！”

他在满嘴污言秽语叫喊的同时，唯恐不解恨地挺起下身做了一个极其猥亵的动作。对这种奇耻大辱只要领教一次足可以终生不忘。高原当时象一头发疯的小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头朝翻砂工那胯下之物撞去。翻砂工惨叫一声瘫倒在地，好一会儿才回过阳来。他一边支撑着身子爬起来，一边发出了阴森可怖的怪笑声：“好，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儿子！”话尚未落音，那出击的铁拳让高原弹出了五米之外，致使后脑勺撞在木柱上当场昏死过去。

奇怪的是待高原醒过来后，除了母亲嘶哑的哭声，还

有翻砂工老狼似的干嚎声。大概他完全从酒醉中清醒了，泪流满面地蹲在高原跟前：“我……我不是人，我是畜……牲……”

高原没有就此原谅翻砂工。翻砂工也没有因此痛改前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照常酗酒打人。高原也就在拳头和巴掌之下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对高原的母亲来说，她什么苦痛都能忍受。她之所以带着两个孩子改嫁，完全是为了给儿子提供上学的经济条件。她唯一的企盼是让儿子将来有点出息，对得起曾当过教书匠后含冤九泉的前夫。遗憾的是儿子在后来的高考中以几分之差败下阵来。按照高原的基础再考一届，也许能中一所三流的学校。何况在八十年代的中学里，特设了一种叫回炉班的机构专收这种几分之差的回炉生，只是少不了要收几百大洋的回炉费。关于回炉费的问题，在这个家庭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母亲说：“原儿，你还是去读回炉班吧！”

高原说：“人又不是破铜烂铁，我不去！”

翻砂工说：“老子翻了几十年砂，从来只收别人的回炉费。你不读，这冤枉钱我还不愿出哩！”

于是，高考场上的败将也就正式当起待业青年来了。待什么业，无非是混呗！他初入复杂的社会，大事干不来，小事又不愿干，与一大帮哥儿们和姐儿们一混就是好几年。他尽管没有混出个什么名堂来，倒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学会了不少本领，混了满脑袋的狡猾和一肚子的诡计。

可惜这时候的翻砂工已不是过去的翻砂工。当小街的下三烂突然成了暴发户再无人对他点头哈腰之后，他终于